# 世界通史

【珍藏版】

李楠 主编

辽海出版社

CLASSIC BOOK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世界通史

【珍藏版】

李楠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经典藏书

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通史/李楠主编. —沈阳：辽海出版社，2014.12（文化百科）
ISBN 978-7-5451-3247-2

Ⅰ.①世… Ⅱ.①李… Ⅲ.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Ⅳ.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2507 号

# 世界通史

责任编辑：段扬华　柳海松　冷厚诚
责任校对：顾　季
装帧设计：马寄萍
出 版 者：辽海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　　话：024－23284473
E-mail：dyh550912@163.com
印 刷 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者：辽海出版社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80
字　　数：1280 千字
出版时间：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8.00 元（全四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滑铁卢战役

拿破仑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资产阶级军事家，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虽然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回忆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胜利的回忆"，但是事实上，他的胜利记录和军事成就，盖过了以往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军事统帅，并给以后的军事统帅们以深刻的影响。

滑铁卢战役是拿破仑一世同英、俄、普、奥等组成的第七次反法联盟之间的一次大规模会战，战争发生于1815年，战场在今天比利时境内的布鲁塞尔南边小村滑铁卢。这是拿破仑指挥的最后一次大会战，这一战，法军失败，终结了拿破仑的政治生命。

这次战争是这样打起来的：1815年初，被放逐于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得悉在维地纳开会的反法联盟各国之间由于分赃不均而闹得剑拔弩张，几乎决裂，而法国国内人民对波旁王朝的封建复辟和反攻倒算十分不满，便决定乘机再起。2月26日，拿破仑率旧部1050名官兵，分乘6艘小船，逃离厄尔巴岛，顺风飘然北去。3月1日抵达法国南岸，在儒昂湾登陆，开始向巴黎进军。沿途所到，守军和派来阻击的军队，大多是拿破仑的旧部，他们不是倒戈相向，就是欢呼归附。从枫丹白露到巴黎的大路上，成群结队的农民夹道欢迎，都想看一看这个穿灰大衣的人，3月20日，拿破仑未放一枪，进入巴黎。路易十八及其朝廷仓皇离京，向比利时方向遁逃。

拿破仑东山再起的消息使维也纳宫中的与会者惊得目瞪口呆，争吵停止下来。反法联盟各国的全权代表拟打了共同宣言，把拿破仑称为世界和平的扰乱者和敌人，"不受法律保护"。他们千方百计要在拿破仑集中全部力量之前就把他打倒。3月25日，英、俄、普、奥、荷、比等国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拒绝拿破仑和谈的要求，开始用兵。



拿破仑指挥法军大胜土耳其军队

反法联盟迅速集结70万重兵，准备分头进攻巴黎。集结在莱茵河方面的17万俄军和25万奥军，在巴克雷指挥下，向洛林和亚尔萨斯推进；在意大利方面，奥一撒丁联军6万，由弗里蒙特指挥，在法意边境集结；普鲁士布吕歇尔元帅率12万普军、大炮300门集结于沙勒罗瓦与列日之间；英国的威灵顿将军统率一支由英、德、荷、比人组成的混合部队约10万人，炮200余门，驻扎在布鲁塞尔与蒙斯之间。此外，联盟军还有预备队30万人。英军和普军在6月中旬集结完毕。联盟军约定在6月20日左右开始共同行动。拿破仑方面，军队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集结，到6月上旬末，约有18万训练有素的军队集结在皇帝的鹰旗之下。拿破仑希望6月底能有50万战士可以上阵。

这次战争，从联盟国方面来说，是不义的、侵略性的战争，但是反法联盟继续

打着欧洲各民族反拿破仑压迫的旗号煽动这种民族情绪；从法国方面看，是防御性的卫国战争，但是拿破仑却背着欧洲各民族的压迫者这个历史包袱，无法摔脱。拿破仑想唤起法国人民在大革命初期的爱国热情，但又不敢放手让民众起来。拿破仑只能用不到20万的兵力去对付百万联盟军，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法，争取主动。拿破仑认为当时威胁最大的是比利时方面的英、普军队，因此，在莱茵河、意大利方面，曾署一部分兵力取守势，实行牵制；在西班牙方面，派少量兵力扼守要塞；主要兵力集中于比利时方面。拿破仑计划在联盟军尚未会齐的时机，先击溃英普军。

6月12日，12.5万法军（包括近卫军2.8万人）；炮300余门，向比利时方向进发。拿破仑先用5万兵力牵制英军，主力7万余人于6月16日在林尼附近同普军主力8万人接战，拿破仑力图把英普联盟军切开，然后各个击破。这一仗从下午2时起，一直处在激战状态，当时乌云密布，暴雨倾盆，只有闪闪电光才照亮硝烟弥漫的战场。当雷雨过后，在落日的余晖下布吕歇尔才发现了。普军防线已被突破，普军被切成两段，要想集结已经来不及了。普军全线崩溃，布吕歇尔也被摔伤。拿破仑以为普军已被击溃，命令法军休息一日，才令格鲁希元帅率3万余军尾追普军。自率主力转攻英军。正因如此，普军得以收拾溃散之众，向瓦弗方面重新集结。

威灵顿率兵六万余人，大炮一百五十六门，布阵于滑铁卢村南。这个阵地后方有圣让山作依托，阵地前地势低洼，右侧有坚固的乌古蒙堡垒，中央有圣拉埃村。左侧有莫斯安、拉埃、帕佩罗特等小村及沼地和灌木林。山冈背后有一条低陷的横路，预备队和骑兵荫蔽在这里。号称“铁公爵”的威灵顿，长于防守而短于进击，特别是他同拿破仑这样的对手交锋，加倍谨慎，着重防守。他正确估计到，只在挫败拿破仑的进攻，就能争取到胜利。因为拿破仑不再可能有后援。

6月18日，拿破仑率军7万，炮246门，追击英军，在滑铁卢附近扎营。拿破仑将总预备队位于中央后方。司令部设在李格芬村。对于英方阵地，拿破仑侦察得不够清楚，但他正确判断，英军阵地的弱点在中段。他决定佯攻英军右翼，重点攻中段。上午11时，法军开台攻击英军右翼乌古蒙，形成对峙。午后1时，拿破仑正想主力猛攻中段，但飞马来报，布吕歇尔集结的普军一部来援，这位具有“屡败屡战”顽强精神的布吕歇尔，迫使拿破仑从总预备队中抽出两骑兵师迎击这部普军，阻滞其行动。拿破仑火速传令，让追击遇普军的格鲁希元帅立即率部来滑铁卢增援，然后法军以密集队形猛攻英军中部阵地。英军顽强抵抗，双方反复争夺，伤亡都很大。到下午6时许，在拿破仑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命令下。终于突破英军中部防线，占领了圣拉埃，但是由于法军突击队经过长时间冲锋，伤亡很大，无力扩张战果。

英军开始难以支持，而法军也难以扩展战果，双方对于援军的盼望达到了顶点。英军认为普军必将赶到，法军认为格鲁希部一定会来，这种焦急的盼望，使滑铁卢战役在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然而，最终盼来的军队还是普军，格鲁希部音讯杳然。格鲁希为什么不来？据说是拿破仑给他的指令不明确，格鲁希误以为拿破仑要他前往另一个目标瓦弗，而不是向拿破仑靠拢。尽管西边炮声隆隆，格鲁希还是坚持向瓦弗进攻，实在奇怪。格鲁希究竟是存心背弃拿破仑，还是真的误解了命令，也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布吕歇尔把普军合在一起，共3万余人，投入战斗，狂攻法军右翼。拿破仑不得不孤注一掷，命令近卫军投入战斗，对英军作最后攻击，但也未能奏效。英军在普军的支援下，发起反攻，拿破仑腹背受敌，战局急转直下，最后大败。19日，普军骑兵袭击李格芬村法军司令部，拿破仑乘马逃出战场，法军全线崩溃。1815年6月21日，拿破仑败归巴黎，百万反法联军也源源进入法境。7月7日，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宣布退位，结束了“百日执政”。拿破仑被放逐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直至去世。


严寒袭击的拿破仑军队

恩格斯认为，拿破仑指挥的滑铁卢战役是“要完全防御性的战局中进行进攻战和不断攻击的最出色的例子”，“这位完全为了保卫遭到敌人侵犯的国家而战的统帅，在一切地点有机会就向敌人进行攻击；虽然整个说来兵力始终比入侵的敌人少得多，但是他每次在攻击的地点都能够造成优势，而且通常都获得胜利”。滑铁卢战役之所以失败，并不是计划本身或计划执行上的原因，而是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同盟国方面在兵力上占有巨大优势，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连年战争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

## 决定胜负的一分钟

命运总是迎着强有力的人物和不可一世者走去。多少年来，命运总是使自己屈从于这样的个人：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因为命运喜欢这些像自己那样不可捉摸的强权人物。


滑铁卢战斗场景

但是有时候，当然，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命运也会出于一种奇怪的心情，把自己抛到一个平庸之辈的手中。有时候——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时刻——命运之线在瞬息时间内是掌握在一个窝囊废手中。英雄们的世界游戏像一阵风暴似的也把那些平庸之辈卷了进来。但是当重任突然临到他们身上时，与其说他们感到庆幸，毋宁说他们更感到骇怕。他们几乎都是把抛过来的命运又哆哆嗦嗦从自己手里失落。一个平庸之辈能抓住机缘使自己平步青云，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伟大的事业降临到渺小人物的身上，仅仅是短暂的瞬间。谁错过了这一瞬间，它决不会再恩赐第二遍。

维也纳会议正在举行。在交际舞会、调情嬉笑、玩弄权术和互相争吵之中，象一枚嗖嗖的炮弹飞来这样的消息：拿破仑，这头被困的雄狮自己从厄尔巴岛的牢笼中闯出来了。紧接着，其他的信使也骑着马飞奔而来：拿破仑占领了里昂；他赶走了国王；军队又都狂热地举着旗帜投奔到他那一边；他回到了巴黎；他住进了杜伊勒里王宫。——莱比锡大会战和20年屠杀生灵的战争全都白费了。好像被一只利爪攫住，那些刚刚还在互相抱怨和争吵的大臣们又都聚集在一起。急急忙忙抽调出一支英国军队、一支普鲁士军队、一支奥地利军队、一支俄国军队。他们现在要再次联合起来，彻底击败这个篡权者。欧洲合法的皇帝和国王们从未这样惊恐万状过。威灵顿开始从北边向法国进军，一支由布吕歇尔统率的普鲁士军，作为他的增援部队从另一方向前进。施瓦尔岑贝格在莱茵河畔整装待发；而作为后备军的俄国军团，正带着全部辎重，缓慢地穿过德国。

拿破仑一下子就看清了这种致命的危险。他知道，在这些猎犬集结成群之前绝不能袖手等待。他必须在普鲁士人、英国人、奥地利人联合成为一支欧洲盟军和自己的帝国没落以前就将他们分而攻之，各个击破。他必须行动迅速，不然的话，国内就会怨声四起。他必须在共和分子重整旗鼓并同王党分子联合起来以前就取得胜利。他必须在富歇——这个奸诈多变的两面派与其一丘之貉塔列兰结成同盟并从背后捅他一刀以前就班师凯旋。他必须充分利用自己军队的高涨热情，一鼓作气就把自己的敌人统统解决掉。每一天都是损失，每一小时都是危险。于是，他就匆匆忙忙把赌注押在欧洲流血最多的战场——比利时上面。6月15日凌晨3时，拿破仑大军（现在也是仅有的一支军队）的先头部队越过边界，进入比利时。16日，他们在林尼与普鲁士军遭遇，并将普军击败。这是这头雄狮闯出牢笼之后的第一次猛击，这一击非常厉害，然而却不致命。被击败而并未被消灭的普军向布鲁塞尔撤退。



拿破仑站在一个制高点观看着这场难料胜负的战斗

现在，拿破仑准备第二次猛击，即向威灵顿的部队进攻。他不允许自己喘息。也不允许对方喘息，因为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给对方增添力量。而胜利的捷报将会像烈性烧酒一样，使自己身后的祖国和流尽了鲜血、不安的法国人民如醉若狂。17日，拿破仑率领全军到达四臂村高地前，威灵顿，这个头脑冷静、意志坚强的对手已在高地上筑好工事，严阵以待。而拿破仑的一切部署也从示有像这一天那样的细致周到。他的军令也从未有象这一天那样的清楚明白。他不仅反复斟酌了进攻的方案，而且也充分估计到自己面临的各种危险，即布吕歇尔的军队仅仅是被击败，而并未被消灭。这支军队随时可能与威灵顿的军队会合。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他抽调出一部分部队去跟踪追击普鲁士军，以阻止他们与英军会合。

他把这支追击部队交给了格鲁希元帅指挥。格鲁希，一个气度中庸的男子，老实可靠，兢兢业业，当他任骑兵队长时，常常被证明是称职的。然而他也仅仅是一位骑兵队长而已。他既没有缪拉那样的胆识魄力，也没有圣西尔和贝尔蒂埃那样的足智多谋，更缺乏内伊那样的英雄气概。关于他，没有神话般的传说，也没有谁把他描绘成威风凛凛的勇士。在拿破仑的英雄传奇中，他没有显著的业绩使他赢得荣誉和地位。使他闻名于世的，仅仅是他的不幸和厄运。他从戎 20 年，参加过从西班牙到俄国、从尼德兰到意大利的各种战役。他是缓慢地、一级一级地升到元帅的军衔。不能说他没有成绩，但却无特殊的贡献。是奥地利人的子弹、埃及的烈日、阿拉伯人的匕首、俄国的严寒，使他的前任相继丧命（德塞在马伦哥，克莱贝尔在列罗，拉纳在瓦格拉姆），从而为他腾出了空位，他不是青云直上登坐最高军衔的职位，而是经过 20 年战争的煎熬，水到渠成。

拿破仑大概也知道，格鲁希既不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也不进运筹帷幄的谋士，他只不过是一个老实可靠、循规蹈矩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元帅，一半已在黄泉之下，而其余几位已对这种没完没了的风餐露宿的戎马生活十厌倦，正怏怏不乐地呆在自己的庄园里呢。所以，拿破仑是出于无奈才对这个中庸的男子委以重任的。

6 月 7 日，林尼一仗胜利后的第一天，也是滑铁卢战役的前一天，上午 11 时，拿破仑第一次把独立指挥权交给格鲁希元帅。就在这一天，在这短暂的瞬间，唯唯诺诺的格鲁希跳出一味服从的军人习气，自己走进世界历史的行列。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又是怎样的一瞬间呵！拿破仑的命令是清楚的：当他自己向英军进攻时，格鲁希务必率领交给他三分之一兵力去追击普鲁士军。这似乎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它既不曲折也不复杂。然而即便是一柄剑，也是柔韧可弯，两边双刃嘛！因为在向要格鲁希交代追击任务的同时，还交代清楚：他必须始终和主力部队保持联系。

格鲁希元帅踌躇地接受了这项命令。他不习惯独立行事。只是当他看到皇帝的天才目光，他才感到心里踏实，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此外，他好像从自己手下将军们的背后感觉出他们的不满。当然，也许还有命运的翅膀在暗中拨弄他呢。总之，使他放心的是，大本营就在附近。只需 3 小时的急行军，他的部队便可和皇帝的部队会合。

格鲁希的部队在瓢泼大雨中出发。士兵们在软滑的泥泞地上缓慢地向普军运动。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是朝着布吕歇尔部队所在地的方向前进。

### 卡右的夜里

北方的暴雨下个不停。拿破仑的师团步履艰难地在黑暗中前进。个个浑身湿透。每个人的靴底上至少有两磅烂泥。没有任何蔽身之处，没有人家，没有房屋。连麦秆稻草也都是水淋淋的，无法在上面躺一下。于是只好让 10 个或 12 个士兵互相背靠背地坐在地上，直着身子在滂沱大雨中睡觉。皇帝自己也没有休息。他心焦如焚，坐卧不安，因为在这什么也看不见的天气中，无法进行侦察。侦察兵的报告很含含糊糊。况且，他还不知道威灵顿是否会迎战；从格鲁希那里又没有任何关于普军的

消息传来。半夜1点钟，拿破仑不顾簌簌的骤雨一直走到英军炮火射程之内的阵地前沿。在雾蒙蒙中，隐现出英军阵地上的稀薄灯光。拿破仑一边走着一连考虑进攻方案。拂晓，他才回到卡右的小屋子里，这就是他的极其简陋的统帅部。他在这里看到了格鲁希送来的第一批报告。报告中关于普军撤退去向的消息含含糊糊，尽是一些为了使人宽慰的承诺：正在继续追击普军。雨渐渐地停了，皇帝在房间里焦虑地走来走去，不时凝望着黄色的地平线，看看远处的一切是否最终能显现清楚，从而好使自己下决心。

清晨5点钟，雨全停了，妨碍下决心的胸中迷雾似乎也消散了，皇帝终于下达了如下的命令：全军务必在9点钟作好总攻准备。传令兵向各方出发。不久就响起了集合的鼓声。这时，皇帝才在自己的行军床上躺下，睡两小时。

## 滑铁卢的上午

时间已是上午9点。但部队尚未全部到齐。下了3天的雨，地上又湿又软，行路困难，妨碍了炮兵的转移。到这时候，太阳才渐渐地从阴云中露出来，照耀着大地。空中刮着大风。今天的太阳可不像当年奥斯特里茨的太阳那样金光灿烂，预兆着吉祥。今天的太阳只散射出淡黄色的微光，显得阴郁无力。这是北方的阳光。部队终于准备就绪，处于待命状态。战役打响以前，拿破仑又一次骑着自己的白色牝马，沿着前线，从头至尾检阅一番。在呼啸的寒风里，旗手们举起战旗，骑兵们英武地挥动战刀，步兵们用刺刀尖挑起自己的熊皮军帽，向皇帝致意。所有的战鼓狂热地敲响，所有的军号都对着自己的统帅快乐地吹出清亮的号音。但是，盖过一切响彻四方声音的，却是雷鸣般的吹呼声，它从各个师团滚滚而来。这是从7万士兵的喉咙里发出来的、低沉而又洪亮的欢呼声："皇帝万岁！"

20年来，拿破仑进行过无数次检阅，从未有像他这最后一次检阅这样壮观、热烈。欢呼声刚一消失，11点钟——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小时，而这恰恰是致命的两小时！——炮手们接到命令；用榴弹炮轰击山头上的身穿红衣的英国士兵，接着，内伊——这位"雄中之杰"，率领步兵发起冲锋。决定拿破仑命运的时刻开始了。关于这次战役，曾经有过无数的描述。但人们似乎从不厌倦去阅读关于它的各种各样激动人心的记载，一会儿去读司各特写的鸿篇巨制，一会儿去读司汤达写的片断插曲。这次战役，无论是从远看，还是从近看，无论是从统帅的山头上看，还是从盔甲骑兵的马鞍上看，它都是伟大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富于戏剧性的艺术杰作：一会儿陷入畏惧，一会儿又充满希望，两者不停地变换着位置，最后这种变换突然成了一场灭顶之灾。这次战役是真正悲剧的典型，因为欧洲的命运全系在拿破仑这一个人的命运上，拿破仑的存在，犹如节日迷人的焰火。它像爆竹一样，在倏然坠地、永远熄灭之前，又再次冲上云霄。

从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法军师团向高地进攻，一度占领了村庄和阵地，但又被击退下来，继而又发起进攻。在空旷、泥泞的山坡上已覆盖着1万具尸体。可是除了大量的消耗以外，什么也没有达到。双方的军队都已疲惫不堪，双方的统帅都焦虑不安。双方都知道，谁先得到增援，谁就是胜利者。威灵顿等待着布吕歇尔；

拿破仑盼望着格鲁希。拿破仑心情焦灼，不时端起望远镜；接二连三地派传令兵到格鲁希那里去；一旦他的这位元帅及时赶到，那么奥斯特里茨的太阳将会重新在法兰西上空照耀。

## 格鲁希的错误

但是，格鲁希并未意识到拿破仑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他只是遵照命令于6月17日晚间出发，按预计方向去追击普鲁士军。雨已经停止。那些昨天才第一次尝到火药味的年轻连队士兵，在无忧无虑地、慢腾腾地行走着，好像是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因为敌人始终没有出现，被击溃的普军撤退的踪迹也始终没有找到。

正当格鲁希元帅在一户农民家时急急忙忙进早餐时，他脚底下的地面突然微微震动起来，所有的人都悉心细听。从远处一再传来沉闷的、渐渐消失的声音：这是大炮的声音，是远处炮兵正在开炮的声音，不过并不太远，至多只有3小时的路程。几个军官用印第安人的姿势伏在地上，试图进一步听清方向。从远处传来的沉闷回声依然不停地隆隆滚来。这是圣让山上的炮火声，是滑铁卢战役开始的声音。格鲁希征求意见。副司令热拉尔急切地要求："立即向开炮的方向前进！"第二个发言的军官也赞同说：赶紧向开炮的方向转移，只是要快！所有的人都毫不怀疑：皇帝已经向英军发起攻击了，一次重大的战役已经开始。可是格鲁希却拿不定主意。他习惯于唯命是从，他胆小怕事地死抱着在纸上的条文——皇帝的命令：追击撤退的普军。热拉尔看到他如此犹豫不决，便激动起来，急冲冲地说："赶快向开炮的地方前进！"这位副司令当着20名军官和平民的面提出这样的要求，说话的口气简直像是在下命令，而不是在请求。这使格鲁希非常不快。他用更为严厉和生硬的语气说，在皇帝撤回成命以前，他决不偏离自己的责任。军官绝望了，而隆隆的大炮声却在这时不祥地沉默下来。



凯旋门

热拉尔只能尽最后的努力。他恳切地请求；至少能让他率领自己的一师部队和若干骑兵到那战场上去。他说他能保证及时赶到。格鲁希考虑了一下。他只考虑了一秒钟。

## 决定世界历史的一瞬间

然而格鲁希考虑的这1秒钟却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在瓦尔海姆的一家农舍里逝去的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19世纪。而这1秒钟全取决于这个迂腐庸人的一张嘴巴。这1秒钟全掌握在这双神经质地揉皱皇帝命令的手中。——这是多么的不幸！倘若格鲁希在这刹那之间有勇气、有魄力、不拘泥于皇帝的命令，而是相信自己、相信显而易见的信号，那么法国也就得救了。可惜这个

毫无主见的家伙只会始终听命于写在纸上的条文，而从不会听从命运的召唤。

格鲁希使劲地摇了摇手。他说，把这样一支小部队再分散兵力是不负责任的，他的任务是追击普军，而不是其他。就这样，他拒绝了这一违背皇帝命令的行动。军官们闷闷不乐地沉默了。在他周围鸦雀无声。而决定性的一秒钟就在这一片静默之中消逝了，它一去不复返，以后，无论用怎样的言辞和行动都无法弥补这一秒钟。——威灵顿胜利了。

格鲁希的部队继续往前走。热拉尔和旺达姆愤怒地紧握着拳头。不久，格鲁希自己也不安起来，随着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他越来越没有把握，因为令人奇怪的是，普军始终没有出现。显然，他们离开了退往布鲁塞尔去的方向。接着，情报人员报告了种种可疑的迹象，说明普军在撤退过程中已分几路转移到了正在激战的战场。如果这时候格鲁希赶紧率领队伍去增援皇帝，还是来得及的。但他只是怀着愈来愈不安的心情，依然等待着消息，等待着皇帝要他返回的命令，可是没有消息来。只有低沉的隆隆炮声颤着大地，炮声却愈来愈远。孤注一掷的滑铁卢搏斗正在进行，炮弹便是投下来的铁骰子，

## 滑铁卢的下午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 1 点钟。拿破仑的 4 次进攻虽然被击退下来，但威灵顿主阵地的防线显然也出现了空隙。拿破仑正准备发起一次决定性的攻击。他加强了对英军阵地的炮击。在炮火的硝烟象屏幕似的挡住山头以前，拿破仑向战场最后看了一遍。

这时，他发现东北方向有一股黑魆魆的人群迎面奔来，像是从树林里窜出来的，一支新的部队！所有的望远镜都立刻对准着这个方向。难道是格鲁希大胆地违背命令，奇迹般地及时赶到了？可是不！一个带上来的俘虏报告说，这是布吕歇尔将军的前卫部队，是普鲁士军队。此刻，皇帝第一次预感到，那支被击溃的普军为了抢先与英军会合，已摆脱了追击；而他——拿破仑自己却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在空地上作毫无用处、失去目标的运动。他立即给格鲁希写了一封信，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赶紧与自己靠拢，并阻止普军向威灵顿的战场集结。

与此同时，内伊元帅又接到了进攻的命令。必须在普军到达以前歼灭威灵顿部队。获胜的机会突然之间大大减少了，此时此刻，不管下多大的赌注，都不能算是冒险。整个下午，向威灵顿的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一次比一次残酷，投入的步兵一次比一次多。他们几次冲进被炮弹炸毁的村庄，又几次被击退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来，随后又擎着飘扬的旗帜向着已被击散的方阵蜂拥而上。但是威灵顿依旧岿然不动，而格鲁希那边却始终没有消息来。当拿破仑看到普军的前卫正在渐渐逼近时，他心神不安地喃喃低语："格鲁希在哪里？他究竟呆在什么地方呢？"他手下的指挥官们也都变得急不可耐。内伊元帅已决定把全部队伍都拉上去，决一死战（他的乘骑已有三匹被击毙）——他是那样的鲁莽勇敢，而格鲁希又是那样的优柔寡断。内伊把全部骑兵投入战斗。于是，一万名殊死一战的盔甲骑兵和步骑兵踩烂了英军的方阵，砍死了英军的炮手，冲破了英军的最初几道防线。虽然他们自己再次被迫撤退，但英军的战斗力已濒于殆尽。山头上像箍桶似的严密防线开始松散了，当受到重大的伤亡的法军骑兵被炮火击退下来时，拿破仑的最后预备队——老近卫军正步履艰难地向山头进攻。欧洲的命运全系在能否攻占这一山头上。

## 决战

自上午以来，双方的400门大炮不停地轰击着。前线响彻骑兵队向开火的方阵冲杀的铁蹄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咚咚战鼓声，震耳欲聋，整个平原都在颤动！但是在双方的山头上，双方的统帅似乎都听不见这嘈杂的人声。他们只是倾听着更为微弱的声音。

两只表在双方的统帅手中，像小鸟的心脏似的在嘀嗒嘀嗒地响。这轻轻的钟表声超过所有震天的吼叫声。拿破仑和威灵顿各自拿着自己的计时器，数着每一小时，每一分钟，计算着还有多少时间，最后的决定性的增援部队就该到达了。威灵顿知道布吕歇尔就在附近。而拿破仑则希望格鲁希也在附近。现在双方都已没有后备部队了。谁的增援部队先到，谁就赢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两位统师都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树林边缘。现在，普军的先头部队像一阵烟似的开始在那里出现了。难道这仅仅是一些被格鲁希追击的散兵？还是被追击的普军主力？这会儿，英军只能作最后的抵抗了，而法国部队也已精疲力竭，就像两个气喘吁吁的摔跤对手，双臂都已瘫软，在进行最后一次较量前，喘着一口气：决定性的最后一个回合已经来到。


拿破仑的部下缪拉

普军的侧翼终于响起了枪击声。难道发生了遭遇战？只听见轻火器的声音！拿破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格鲁希终于来了！"他以为自己的侧翼现在已有了保护，于是集中了最后剩下的全部兵力，向威灵顿的主阵地再次发起攻击。这主阵地就是布鲁塞尔的门闩，必须将它摧毁，这主阵地就是欧洲的大门，必须将它冲破。

然而刚才那一阵枪声仅仅是一场误会。由于汉诺威兵团穿着别样的军装，前来的普军向汉诺威士兵开了枪，但这场误会的遭遇战很快就停止了。现在，普军的大批人马毫无阻挡地、浩浩荡荡地从树林里穿出


法军惨败

来。——迎面而来的根本不是格鲁希率领的部队，而是布吕歇尔的普军，厄运就此降临了，这一消息飞快地在拿破仑的部队中传开。部队开始退却，但还有一定的秩序。而威灵顿却抓住这一关键时刻，骑着马，走到坚守住的山头前沿，脱下帽子，在头上向着退却的敌人挥动。他的士兵立刻明白了这一预示着胜利的手势。所有剩下的英军一下子全都跃身而起，向着溃退的敌人冲去。与此同时，普鲁士骑兵也从侧面向仓皇逃窜、疲于奔命的法军冲杀过去，只听得一片惊恐的尖叫声："各自逃命吧！"仅仅几分钟的工夫，这支赫赫军威的部队变成了一股被人驱赶的抱头鼠窜、惊慌失措的人流。它卷走了一切，也卷走了拿破仑本人，策鞭追赶的骑兵对待这股迅速向后奔跑的人流，就像对待毫无抵抗、毫无感觉的流水，猛击猛打。在一片惊恐的混乱叫喊声中，他们轻而易举地捕获了拿破仑的御用马车和全军的贵重财物，俘虏了全部炮兵。只是由于黑夜的降临，才拯救了拿破仑的性命和自由。一直到半夜，满身污垢、头昏目眩的拿破仑才在一家低矮的乡村客店里，疲倦地躺坐在扶手软椅上，这时，他已不再是个皇帝了。他的帝国、他的皇朝、他的命运全完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怯懦毁坏了他这个最有胆识、最有远见的人物在20年里所建立起来的全部英雄业绩。

## 回到平凡之中

当英军的进攻刚刚击溃拿破仑的部队，就有一个当时几乎名不见经传的人，乘着一辆特快的四轮马车向布鲁塞尔急驶而去，然后又从布鲁塞尔驶到海边。一艘船只正在那里等着他。他扬帆过海，以便赶在政府信使之前先到达伦敦。由于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拿破仑已经失败的消息，他立刻进行了大宗的证券投机买卖。此人就是罗茨舍尔德。他以这突如其来的机敏之举建立了另一个帝国，另一个新王朝。第二天，英国获悉自己的胜利的消息；同时，巴黎的富歇——这个一贯依靠出卖发迹的家伙也知道了拿破仑的失败。这时，布鲁塞尔和德国都已响起了胜利的钟声。

到了第二天，只有一个还丝毫不知滑铁卢发生的事，尽管他离这个决定命运的地方只有4小时的路程。他，就是造成全部不幸的格鲁希。他还一直死抱着那追击普军的命令。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普军。这使他忐忑不安。近处传来的炮声越来越响，好像它们在大声呼救似的。大地震颤着。每一炮都像是打进自己的心里。现在人人都已明白这绝不是什么小小的遭遇战，而是一次巨大的战役，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已经打响。

格鲁希骑着马，在自己的军官们中间惶惶惑惑地行走。军官们都避免同他商谈，因为他们先前的建议完全被他置之不理。

当他们在瓦弗附近遇到一支孤立的普军——布吕歇尔的后卫部队时，全都以为挽救的机会到了，于是发狂似地向普军的防御工事冲去。热拉尔一马当先，好像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驱使，去找死似的。一颗子弹随即把他打倒在地。这个最喜欢提意见的人现在一声不吭了。随着黑夜的降临，格鲁希的部队攻占了村庄，但他们似乎感到，对这支小小的后卫部队所取得的胜利，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在那边的战场上突然变得一片寂静。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可怕的和平，一种阴森森、

死一般的沉默。所有的人都觉得，与其是这种咬啮神经的惘然沉默，倒不如听见隆隆的大炮声更好。格鲁希现在才终于收到那张拿破仑写来的要他到滑铁卢紧急增援的便条（可惜为时太晚了!）。滑铁卢一仗想必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可是谁赢得了这次巨大战役的胜利呢？格鲁希的部队又等了整整一夜，完全是白等！从滑铁卢那边再也没有消息来。好像这支伟大的军队已经将他们遗忘。他们毫无意义地站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周围空空荡荡。清晨，他们拆除营地，继续行军。他们个个累得要死，并且早已意识到，他们的一切行军和运动完全是漫无目的的，上午10点钟，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终于骑着马奔驰而来。他们把他扶下马，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可是他却满脸惊慌的神色，两鬓头发湿漉漉的，由于过度紧张，全身颤抖着。至于他结结巴巴说出来的话，尽是他们听不明白的，或者说，是他们无法明白和不愿意明白的。他说，再也没有皇帝了，再也没有皇帝的军队！法兰西失败了……这时，所有的人都把他当成疯子，当成醉汉。然而他们终于渐渐地从他嘴里弄清了全部真相，听完了他的令人沮丧颓唐、甚至使人瘫痪的报告。格鲁希面色苍白，全身颤抖，用军刀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他知道自己殉难成仁的时刻来临了。他决心承担起力不从心的任务，以弥补自己的全部过失。这个唯命是从、畏首畏尾的拿破仑部下，在那关键的一秒中没有看到决定性的战机，而现在，眼看危险迫在眉睫，却又成了一个男子汉，甚至像是一个英雄似的。他立刻召集起所有的军官，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话——眼眶里噙着愤怒和悲伤的泪水。他在讲话中既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辩解，同时又自责自怨，那些昨天还怨恨他的军官们，此刻都默不作声地听他讲。本来，现在谁都可以责怪他，谁都可以自夸自己当时意见的正确。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只是沉默，沉默。突如其来的悲哀使他们都成了哑巴。

错过了那一秒钟的格鲁希，在现在这一小时内又表现出了军人的全部力量——可惜太晚了！当他重新恢复了自信而不再拘泥于成文的命令之后，他的全部崇高美德——审慎、干练、周密、责任心，都表现得清清楚楚。他虽然被五倍于自己的敌军包围，却能率领自己的部队突围归来，而不损失一兵一卒，不丢失一门大炮——堪称卓绝的指挥。他要去拯救法兰西，去解救拿破仑帝国的最后一支军队。可是当他回到那里时，皇帝已经不在了。没有人向他表示感激，在他面前也不再有任何敌人，他来得太晚了！永远是太晚了！尽管从表面看，格鲁希以后又继续升迁，他被任命为总司令、法国贵族院议员，而且在每个职位上都表现出具有魄力和能干。可是这些都无法替他赎回被他贻误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原可以使他成为命运的主人，而他却错过了机缘。

那关键的一秒钟就是这样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在尘世的生活中，这样的一瞬间是很少降临的，当它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 三次瓜分波兰

1764年4月，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其中明文规定要“维护”波兰的现存制度，必要时向波兰进驻俄普军队。同年，当波兰举行国会选举时，俄国立即派出5万重兵开抵俄波边境，施加压力。结果，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当选为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登上王位后，站在俄国一边，结成反土耳其的“波俄联盟”，并允许东正教徒出任公职。

第一次瓜分前的波兰，如同一个垂危的病人，没有多大力量抵抗外国的侵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担心，如果让俄国独吞波兰，便不能实现自己对波兰早就怀有的领土野心。因此，普鲁士首先提出与俄奥两国共同瓜分波兰的主张。

1768年，弗里德里希二世打算带着自己草拟的瓜分波兰的计划，首先前往奥地利与奥国皇太子约瑟夫进行密商。奥地利惧怕俄国的扩张威胁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有与普结盟共抗俄国的愿望。但是，这次密商由于奥皇玛丽亚，特莱西娅的反对而未能成行。玛·特莱西娅之所以反对普奥接近，因为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她的死敌。次年8月下旬，约瑟夫背着母亲前往西里西亚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会见。这次会见未达成协议，但使普奥两国关系有所改善。1770年9月上旬，约瑟夫和首相考尼兹前往当时属于普鲁士的摩拉维亚再次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会晤，双方达成了瓜分波兰的默契。

弗里德里希二世懂得，如果没有俄国的参加，瓜分波兰是不能成功的。1770年末，他派遣自己的弟弟亨利亲王前往彼得堡。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同意下，亨利亲王开始草拟瓜分波兰的条文。沙皇俄国早有独吞波兰的野心，只是由于它在俄土战争（1768—1774年）中陷入困境，暂时放弃这个打算，同意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在俄普代表彼得堡密商的同时，普鲁士抢占了波兰西部大波兰的一部分，并对格但斯克地区虎视眈眈；奥地利也突然侵入波兰南部克拉科夫附近的山区。

1771年6月，俄普就瓜分波兰进行正式谈判。翌年2月，俄普两国同意奥地利参加瓜分波兰，1772年5月，俄普奥三国在彼得堡举行谈判，并于8月5日签署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

根据条约规定，普鲁士占领除格但斯克（但泽）以外的波莫瑞地区、除托伦市以外的海乌姆诺省、马耳博克省和瓦尔米亚省等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部分大波兰地区以及库雅维地区，共计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58万。俄国占领德维纳河、德鲁齐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大部分白俄罗斯地区，包括里夫兰省、波沃茨克省的北部、维捷布斯克省、姆什切斯拉夫省和明斯克省的东南部，以及拉脱维亚的一部分地区，面积共达9.2万平方公里，人口130万。奥地利占领维斯瓦河和桑河之间的地区（包括克拉科夫省、桑多米什省南部），加里西亚的大部分（包括利沃夫、波多利亚和沃伦的一部分），共计面积8.3万平方公里，人口265万。

普鲁士在划定边界时又从波兰夺取了华沙西北的戈普沃地区和库雅维的另一部

分。奥地利除了条约规定外，也夺取了波兰的维也伯热和布格河之间的地区。

1772年9月18日，叶卡捷琳娜二世以俄普奥三国瓜分者的名义发表宣言，声称瓜分是为了“恢复波兰的和平与秩序”。俄普奥三国在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即1773年4月中旬，逼迫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批准这个瓜分条约。

波兰实行的是议会制度，在国王批准条约之前必须先经国会讨论通过。在俄普奥的胁迫下，1773年5月在华沙召开了波兰国会。为了防范波兰人民的反抗，在国会召开之前，俄普奥三国分别派重兵开进波兰。国会开会那天，三国军队层层包围了国会大厦。俄国驻波兰大使率领普奥两国大使傲慢地进入会场，以霸主姿态监视国会进行。开会之前，俄国大使代表三国对会议进行威胁说，如果有人胆敢反对瓜分条约，那么三国政府将进行报复。会议宣布开始后，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议员上台发言。这时，由俄普奥三国收买的几名议员提议推举臭名昭著的波奸波宁斯基为议长。还没有等到有人附议，波宁斯基就自动走上了议长席。这时一位来自立陶宛的爱国议员雷腾愤怒地高喊：“议长必须由大会选举产生，岂能一人提名就登上议长席！”会场里顿时哗然。“驱逐外国恶魔！”应忠于波兰民族！”的呼叫声此伏彼起。波宁斯基一看情况不妙，急忙退出会场，溜之大吉。这一天的国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散会了。

第二天，国会继续开会。警戒更加森严，会场入口处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俄国士兵。非议员一律不准入内，拒绝所有公众旁听。俄普奥三国代表强令到会的议员们表态支持瓜分条约。不少议员退出会场，以示抗议。以雷腾为首的爱国志士喊出了“头可断，血可流，波兰领土不可丢”的庄严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俄普奥三国把国会撇在一边，直接逼迫波兰国王批准了瓜分条约。波兰爱国志士听到这一不幸消息，无不悲愤欲绝。雷腾不忍目睹祖国的灭亡，拔刀自刎。

波兰第一次被瓜分，总共失去了约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

祖国被瓜分的严酷现实唤起了仁人志士的爱国热情。为了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维护民族独立，1776年，一些爱国议员向国会提出了革除弊政、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在领土被瓜分、强敌压境、国事日非的严重形势下，不得不接受大多数议员的改革要求，议员们一致拥护并推选爱国志士安德烈·扎莫伊斯基负责起草改革方案。扎莫伊斯基查阅古今法政文献，参照西欧各国宪法，草拟了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废除“自由选王制”，改行“世袭国王制”；废除“自由否决权”，改行“多数表决制”；废除“农奴制”，改行“自由农民制”；废除贵族特权制度，允许市民参加政权；发展工商业，奖励国际贸易，等等。就这个改革方案的内容来看，基本上适应了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民族独立、削弱大贵族的特权。由于部分波兰大贵族的反对和俄普奥三国的暗中煽动，1780年，波兰国会否决了扎莫伊斯基的改革方案。

1787年，俄国与土耳其又发生战争；同时，普、英、荷、瑞等国准备对俄奥开战。俄普奥三国忙于战争，彼此之间又有矛盾，因而给了波兰一个喘息之机。在西欧，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1788年9月，在华沙召开了旨在改革的波兰国会。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惊雷，震撼了波兰大地。以著名爱国思想家和社会

活动家胡果·科翁泰、斯坦尼斯瓦夫，斯塔希茨为首的波兰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了“爱国主义党”他们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地位，变农奴为自由民，使农民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实行货币地租制，取消劳役制；提高市民阶层和中小贵族的地位。显然，爱国主义党企图通过改革运动来削弱国内封建贵族的权力，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从而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在“四年国会”期间，广大爱国志士在国会内外，为维护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俄普奥的侵略和奴役而斗争。法国革命的胜利，不仅鼓舞了波兰人民的斗争精神，也为波兰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在广大爱国志士的积极活动下，国会终于通过于1776年扎莫伊斯基的宪法改革方案，拒绝了沙皇俄国要波兰出兵土耳其为俄国助战的要求，并把波兰的国防军增加到10万人。波兰政府还照会各国驻华沙大使，要求俄国尽快从波兰撤军。对此，俄国大使蛮横地回答：“决无意从波兰撤军!”

1790年3月，普鲁士与波兰订立所谓《波普同盟条约》。普鲁士当局“指责”俄国军队赖在波兰不撤走，却只字不提普军的撤离问题。同年年底，普鲁士以所谓补偿普鲁士的关税损失为借口，向波兰提出了割让托伦和格但斯克的要求。在广大爱国志士和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波兰政府拒绝了普鲁士的要求。波兰国会于1791年初通过一项《国土完整议案》，表示“今后波兰领土寸土不割”。

同年5月3日，波兰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不顾俄普奥的武力威胁，通过了胡果·科翁泰等起草的著名的《五·三宪法》。《五·三宪法》的主要内容是：给各城市选举议员的权利；宣布农奴为自由农民；以天主教为国教，但其他各教派也有传教自由；废除“自由选王制”，实行“王位世袭制”；废除“自由否决权”，改行“多数表决制”，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权归两院组成的国会，行政权归国王及其任命的内阁，司法权归法院；没有国会的同意，国王不得制定法律或与外国缔结条约，但有权指挥全国军队及任命文武大臣。《五·三宪法》的产生，是爱国主义党力图限制大贵族的特权以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尝试，它为以后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三宪法》的通过得到波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引起了俄普奥三国政府的强烈不满。179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声称：“波兰之政制行之百十年而无弊端，今反更张，实属谬举。”沙皇俄国一方面打击改良派，说他们与“法国的雅各宾党人无异”，“其目的无非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则用重金收买反对新宪法的波兰大贵族。1792年4月27日，在沙皇政府的策划和庇护下，一小撮大贵族在波俄边境城市塔尔果维采拼凑了一个“塔尔果维采同盟”，发动反对波兰中央政权的叛乱。同年5月，这个同盟认贼作父，引狼入室，以维护国内“秩序”，“保障和平”为名，把俄国的10万大军“请来”，对波兰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曾与波兰订立同盟的普鲁士，不仅拒绝援助，也乘机出兵侵略波兰。

波兰军民奋起抵抗俄普侵略军。开始，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由于波兰尚未来得及根据《五·三宪法》的决定组织起强大的武装力量，加之俄普军队两边夹击，波兰的武装力量最后还是遭到了失败。

1792年俄普把波兰人民的改革和反抗镇压下去以后，着手策划对波兰进行新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